# 女教师自诉

大学里的生活单调而平静，学校每天排给我的课也不是很多，我的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甚至说没有任何激情。

但当我面对那些面容姣好、丰满靓丽的我的女学生时，我总是忍不住多看他们几眼，从她们的身上，我总能找到自

己当年的影子，可以看到我的过去。我也是从她们这个年龄走过来的，也有自己火热的初恋和刻骨铭心的性爱。可

是，经过多年与一个个男人的交往后，至今我仍是单身一人。学校里不乏一些热心人，他们总是想给我介绍一个可

以组成家庭的男朋友，都被不置可否的一笑拒绝了。学校里也有些男老师总想与我套近乎，可在他们的身上，我找

不到半丝激情。也有些女学生问我：老师一个人不寂寞吗？我总是这样回答她们：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

说实话，一个人哪有不寂寞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爱回忆过去，那像走马灯一样从我身边走过的男人。

他们曾经带给我激情，带给我性的快乐，当然，他们亦曾使我伤心，使我万念俱灰。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我也有性

的需求，通常我都是用「自摸」的办法来解决个人问题。自己摸自己「死」得很快，在差不多两三分钟的工夫，我

就会「死」过去，待到睁开眼时，窗户已经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这篇长文里，我要讲一讲我与一个又一个男人爱欲

我是那种对性觉悟得比较早的女孩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用自己的手使自己快乐的方法，后来看生理卫生书里介绍，才知道这种办法叫「自慰」。

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这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但丝毫不影响我用手指给自己带来快感。晚上，写完作业，躺在温暖舒适

的被窝里，我总会背着父母在下面的豆豆上轻抚一番，那触电一般的感觉带给我非同寻常的感受，以至于我后来非

常迷恋这样的感觉，就像抽大烟上了瘾一样。

我初恋的男孩子叫阿毛，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我们都在一起上学。他很喜欢我，当然，我也非常喜欢他。

就在我们读高二那年，阿毛将我带到他家，他的父母上班不在家。阿毛要亲我，将他的嘴对在我的嘴上，我那时还

不知道亲吻是怎么回事。阿毛说，把你的舌头给我，我就很顺从地把我的舌头伸到了他嘴里。初次亲吻，带给我的

感受是新鲜而好奇的，我只觉得浑身发热，下面也有湿的迹像。当阿毛伸手摸我的乳房的时候，我竟然有几分激动，

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接下来，阿毛掀起我的衣服，含住了我的乳头。我又羞又急，但阿毛像狗咬住块骨头一样，

如何肯放手，我被他嘬得差点晕过去。

过了一会，阿毛又来脱我的裤子，我死活不肯撒手，不是不想，而是不敢。阿毛的态度很坚决，三下五除二，

就把我剥得像脱了毛的白条鸡。我抬眼瞄了下阿毛的下面，那根肉＊棍子怎么那么粗呀，与我见过的小男孩的鸡鸡

完全是两回事。阿毛把他的鸡鸡在我下面来回蹭，想找洞口插进去，偶然间碰到了我的小豆豆，我只觉得浑身过电

一般，一股水从阴道里喷了出来，喷在阿毛的胸前。阿毛惊叹一声：你尿了？！我那会也不懂，也挺害骚，搞不懂

为什么偏偏在这会儿就尿了。阿毛用他的鸡鸡找我的妹妹，我抓住那像铁棍一样硬的东西，死活不让他进。他骗我

就进去一点点。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作爱是怎么回事，心想进去一点就进去一点吧，如果不舒服了就让他拿出

来。阿毛将他的头头插进去了，问我疼不疼，我红着脸说不疼。于是又往进插了寸许，我不仅没有疼的感觉，反而

觉得特别享受，甚至不由自主的呻吟起来。阿毛在我的鼓励下来劲了，插进去使劲抽动起来，但没几下，就像杀猪

一样的嚎叫几声，趴在我身上不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射精了。

阿毛忙乱地找来卫生纸打扫战场，他冲我下面看了看，说，听人讲，第一次做爱都要流血的，你怎么没流？我

哪里知道这些，他的话我几乎就没听进去，忽然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而且哭得灰天黑地。

阿毛慌了，说，你哭什么哭什么，我又没说你啥！

估计阿毛的父快下班回家时，我离开了他的家。当时我内心的感情非常复杂，直到今天都无法描述当时的心理

活动。不知是为变成一个女人高兴呢，还是感到悲伤，说不清！从阿毛家里出来，我的脚步是轻快的，心情是愉快

的。令我没想到的是，与男孩子的交往会带来如此美好的享受。

我是哼着小曲踏进我的家门的。我的爸爸妈妈在省歌舞团工作，爸爸是团里的首席小提琴，妈妈是独唱演员。

妈妈的基因遗传给我，我也天生一副好嗓子，让我考大学时报考艺术系，就是他们二位给我选择的。妈妈正在做饭，

爸爸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看电视。爸爸看到我说，我女儿今天心情不错呀！

别到处乱疯了，抽空练练琴，练练嗓子，为考试作点准备。我答应一声，放下书包，进了洗手间，在镜子里，

我看到自己脸蛋红扑扑的，似乎与阿毛的激情尚未从脸上消退。与阿毛上床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父母知道，他

们会揍死我的，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

晚间熄灯后，我回忆下午与阿毛发生的一切，禁不住脸热心跳，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而第一次竟然如此美妙，

什么难受呀，疼痛呀，在我说来，全然没有这么一回事。我是带着甜蜜的回忆进入梦乡的，睡着后，又做了许多梦，

全都是愉快的，令人惬意的。

第二天到校见到阿毛，我故意没有正眼看他。阿毛有几分心虚了，以为我生气了，课间，他往我书包里放了个

纸条，意思是说对不起，今后如果我不同意，他不会再做让我不愉快的事了。他哪里知道，做那件事，我不仅特愉

快，而且特乐意做。

下午放学，阿毛跟在我身后，直到出了校门，他才走到与我并排，邀请我再去他家玩。我脸一沉：去你家干吗，

难道伤害我一次还不够吗？阿毛害怕了，嘴粘得说不出话来。我暗笑，这个傻小子，真是不经吓。不过，我还是再

次跟着阿毛去了他的家。阿毛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碟，问我看过毛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想不想看，我说你想

看就看吧。阿毛放的是一张private 公司拍的片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公司专门就是拍毛片的，而且那毛片拍得

确有水平，在此类片子的评奖中曾多次获奖。片子拍得十分逼真，连表演者身上的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女主人公

漂亮，男主人公潇洒，尤其是他们的性器，都纤毫毕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头一次看这种片子，心时很激动，只觉

得下面不断抽搐，而且有水流出来，再往下看，我觉得都要晕过去了。阿毛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他的一只手从我

的上衣领处伸进来，轻轻在我乳头上揉捏，一会捏左边的，一会捏右边的。他把我抱到床上，把我的衣服脱光，我

几乎懵然无知，他提枪上马，插进我里边时，我立马就有兴奋的感觉，闭着眼睛肆无忌惮地叫床，我的一副好嗓子

在床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阿毛怕我叫得太响，不住地用他的嘴堵我的嘴，哪里又堵得住。

那天，阿毛和我来了两次，第二次的时间更长。完事后，我差不多瘫在床上了，要不是阿毛催促我，说他妈就

要回来了，我还不晓得会躺到何时。

与阿毛做床上的事情，我就像一个小孩尝到了蜜糖的甜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每隔几天，我们都要在床上吃

一顿大餐，以至于阿毛的小脸都变瘦了，变黄了。作为一个女孩子，时常会有很多人「惦记」

；尤其是作为一个稍为有些姿色的女孩子，得到的「惦记」可能就更多一些。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敢说自己是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但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我的相貌应该是不差的。

让我没料到的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在「惦记」我，打上我的主意。

班主任老师姓王，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高中教语文，来这里不过三年的时间。

他个头高挑，面庞白净，对人彬彬有礼。特别是他课讲的很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出的每一个字都那么让

人爱听，就像播音员一样。后来与他接触多了，我才听说他曾是学校业余话剧团的。他从农村高中考上大学，农村

学生的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等优点，他身上完全具备。他说他在参加学校话剧团前，普通话极不标准，甚至方言还

很重。当时学校排一出话剧，他的外形与剧中的男主角非常吻合，就是普通话不太好。话剧团团长想了个主意，采

取A 、B 角的办法，将王老师定为B 角，意味着只有A 角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他才可以上台顶替。A 角是从城市

里来的，普通话讲的好，但外形稍差一些。与他演对手戏的女同学也是从城市来的，曾在当地电台当过业余主持人，

当然了，那普通话讲的一流。女同学不知怎么就喜欢上了他，说和他演戏来激情，就想「成全」他。课余时间，女

同学一直在辅导他学习普通话，将他的台词一个字一个字地扣，一句一句地严格要求。我们的王老师是何等聪明之

人，经过琢磨努力，剧中这些台词只要从他口中流出来，没有一个走音跑调的。校学生会和团委审查节目定人选时，

当场拍板让王老师出演剧中的男主人公。王老师排练更加认真刻苦，在学校组织的「五一」节文艺节目汇演中一炮

走红，成为不少同学瞩目的「明星」，一些低年级同学还拿着本本请他签名。

王老师能赢得同学们的好评，还在于他备课与讲课的认真。我们课本中的课文，不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他

都能够倒背如流，这在我和我的同学们想来，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要让我们将一篇课文背下来，那是多么难的

一件事啊！王老师在为我们朗读课文时，准确点说，那不是朗读，而是表演，讲台成了他的舞台。我们都为有这样

的好都是而自豪！

王老师最早表扬我，是因为我的一篇作文。现在想来，我的那篇作文不过稀松平常，经过王老师那么一点评，

完全可以当代着名作家齐名。我学习语文的兴趣从那时开始，越来越浓。我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该记的记，

该背的背，还不断写日记练笔。

王老师的女朋友我见过，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举手投足颇有味道，她在离我们学校15公里以外的另一所中学教

外语。有天下午，我曾看到王老师和他的女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在看到她的一刹那，我为她的美貌所震惊，也为王

老师能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感到幸福。

那是一天上完语文课后，我将刚写好的一篇给校报的稿子交给王老师，请他给我指点修改一下。王老师微微一

笑，将稿子夹到他的教案中带走了。下午，王老师让我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一趟，我知道王老师要给我谈稿子的

事了。果然，王老师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将我夸了一通，同时把改好的稿子交给我，我粗看了一下，王老师用朱

笔改了许多处，他对我这个学生是上心的。

我拿着稿子要离开，王老师说，着什么急，聊会儿。时间过去很久了，当时儿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我只记得

他当时很兴奋，面部表情极为生动。再后来，他就将我抱在怀里，亲我的脸，还在衣服外面揉我的乳房。我特害羞，

从来没有想过与我心中敬重的老师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一边摸我，一边说喜欢我，还说些我似懂非懂的情话，

说的我心跳脸烧。再后来，他就将手伸进我的衣服，摸我的乳房。不知别的女人怎么样，我的乳房就像一个情欲开

关，只要将那里掌控了，我的人就软了。那时我就软在他的怀里，任他施为。他将手伸到下面摸我的隐秘处时，我

嘴里说着不要不要，却无任何力量阻止他。

我都不晓得王老师是如何把我裤子脱掉的，他将我放在床边，将他那张平时用来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的嘴伸过来，在我的阴唇上轻轻的吻着，随即，又来舔我的小豆豆，这时，令我尴尬的一幕发生了，一阵身体颤栗

后，我的阴道里开始滋滋地喷水了，这些水喷了王老师满身满脸。王老师不管不顾，将他的裤子褪下去，掏出早已

硬梆梆的那话儿轻轻进入了我的身体。因为有与阿毛多次的性经历，在他进入我身体的时候，我觉得好享受，啊啊

地叫起床来。王老师的床上技术比阿毛好，一会轻，一会重，一阵深，一阵浅，弄得我死去活来。王老师射精时，

将他的东西抽出来，射在我的阴户上，他怕我怀孕。

做完那些事，王老师帮我穿上衣服，也将他的湿衣服换去，在此期间，我始终没敢正眼看他的脸。

送我出门时，他拍拍我的头，说了两个字：情种！

因为备战高考，与阿毛做爱成了有一搭没一搭的，不是他不想，而是我不肯。阿毛这个小色狼，年纪不大，成

年想的就是那件事，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与王教师做爱是头一次，也成为最后一次，因为不久后他就结婚了。他爱

人婚前对他柔情似水，婚后对他监管严格，他想出墙的机会没有了。

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的妻子肯定是个性欲特强的女人，对王老师的索取是无止境的，王老师打从婚后，就没

有以前那么精神了，时不时流露出无精打采和疲惫的神色。有一次，他让我们自习，他在堂上看一份模拟试卷，看

着看着，竟然睡着了，并且打起了呼噜，班上同学都偷偷笑了。阿毛课下对我说，结婚对男人来说不是件好事，你

看把王老师累成那样。我瞪了他一眼，你就多操点自己的心吧，人家已经是老师了，老师的事你还管？阿毛不好意

思地笑了笑，对我作了个鬼脸。

高考结束第二天，阿毛就腻在我身边不肯离开，他说考完了，该放松一下，要和我一起下馆子。我知道他心里

想的什么，正好我心里有些痒痒的，就跟着他一起去吃饭。吃完饭，他对我说，他姨姨家刚搬进一套新房子，我有

他们家的钥匙，要不要去看看。阿毛这鬼东西，在学习上半点脑筋不肯动，打起我的主意来，他满脑袋的鬼点子。

我不想揭穿他，故作高兴地说，看看就看看，我最喜欢看别人家的新房子。

去阿毛姨姨家不过两站路。这是一个新建小区，小区里有十几幢楼，绿化很有特色，假山、人造湖、回廊、应

有尽有。他姨姨家装修得蛮漂亮，客厅、洗手间、厨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起我们家那套老房子，真是天壤之

别。阿毛的姨姨做服装生意，他姨夫做建材生意，这几年钱赚了不少，住这样的好房子自在情理之中。阿毛带我看

他表弟的卧室，那卧室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好漂亮，看一眼就让人深得温馨。

在他表弟的卧室里，阿毛一把抱住了我，不由分说就吻了上来，我一把推开他，说，小心你姨家的人回来。阿

毛说，他们都忙生意，到晚上才回来的。夏天穿的衣服薄，阿毛解开我的衬衫，张开大嘴，含住了我的乳头，我觉

得头一晕，顺势就倒在了床上。阿毛就像狗仔一样，吃完了这个奶头吃那个奶头，两只狗爪子不肯闲着，在我的身

上乱摸一气，摸得我娇喘吁吁，呻吟连连。阿毛的手在我下面一探，嘲讽地说，还说不肯呢，你看下面湿成什么了，

说的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早就有亲密接触，做爱前的程序简化了许多，我俩将各自脱得一丝不挂，拥在一起。阿毛

的那话儿顶在我的大腿根部，硬而热，让我对性的渴望愈发强烈。阿毛吻我的眼，吻我的脸，轻咬我的耳垂，从上

到下，通通吻了个遍。在我的下面，他的嘴停留的时间最长，灵活的舌头挑逗我的大腿根、阴唇和小豆豆。我像蛇

一样扭动着，两条腿使劲往一块夹，阿毛不依不饶，上下嘴唇一合，将我的小豆豆含在嘴中，我全身上下像触及了

高压电线，顿觉阴道一紧，又开始喷水了。这次喷水时间之长，射程之远，流量之大，将阿毛「吓」得不轻。在喷

水过程中，我体验到持续的快感。阿毛早已迫不及待地趴上来，往前一使劲，那话儿就进了我的身子，卖力地抽插

起来。

第一回合结束后，阿毛紧紧抱着我。他说，每次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老爱尿尿呀，到处弄得湿乎乎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想憋住，总也憋不住。阿毛说，这是不是病？我说不知道。在我后来接触的几个男友中，

他们都说我做爱时喷水是种病，有个男友还打电话到电台咨询，问女友做爱时尿尿该怎么治。直到我后来遇到一位

「高人」男友，他才说这是正常的。我就在这种不知是不是病的「病态」中做了多年，爱了多年。

那天下午，阿毛一共和我做了六次，每次我的高潮都是从头至尾。做爱虽然很享受，但把阿毛表弟的床弄湿却

不好收拾。阿毛把湿了的床单搭在阳台上晾起来，我说我先走，你把屋子收拾一下，阿毛同意了。

下楼时，我的腿忽然有些软，不由打了个趔趄。你看这爱做的！

就在我等待高考入学通知书到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内心焦虑不安。排遣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找另一种自己

感兴趣的活动而冲淡这种焦虑，或者说冲散这种焦虑。

这段时间与我最亲密接触的就是阿毛了。我的爸爸妈妈随着歌舞团叔叔阿姨到工厂农村基层群众「心连心」去

了，这给我和阿毛创造了绝佳的相处机会。他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到我家与我相聚，每次来，他都带一盘毛片，不

管我愿不愿意，塞进影碟机就放起来了。可能就是那时候看毛片太多，看伤了，现在我坚决拒绝毛片，觉得太没意

思，看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精力，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下子，没啥看头。

如果说毛片对我没有冲击力，勾不起我的情欲，那是假的，我和阿毛常常看着看着，就粘到一起了。我家的沙

发上、地毯上、床上都成为我与阿毛做爱的战场。爸爸妈妈「心连心」的一个星期，我的家中到处情欲弥漫。

性方面的书籍我在高一时就看过，后来也不时看一看，性生活会怀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与阿毛刚开始

时还比较警惕，接连多次没有事情发生，紧绷的那根弦就松下来了。更可恶的是阿毛，他总说没事没事，知道如何

控制，让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

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段时间，我觉得身上极不得劲，原来很能吃饭的我，忽然间没了胃口。我爱最吃红烧猪手，

阿毛买给我时，我看了一眼，就感到非常恶心，有想吐的欲望。我对阿毛说，坏了，搞不好我怀孕了。阿毛的小脸

都吓白了，不住声地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使劲窝了他一眼，怎么不可能？！

阿毛哆嗦着嘴唇说，那可怎么办？看到阿毛六神无主的样子，我反倒乐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不能现在就

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的例假一贯准时，那次却不准时了，而我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不小心怀孕将我推进尴尬的处境，一边得强忍

着身体的不适，一边还得在父母跟前装成兴高采烈的样子。阿毛也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笑容从他脸上消逝了。

有天来我家时，他在路上净琢磨怎么办的事了，让一辆三轮车刮到在地，膝盖都蹭破了。我对他说，有啥事说啥事，

急也没用，实在不行，就找个小诊所做了算了。阿毛关键时候还算个男人，他说，小诊所不能去，万一出点啥事，

更麻烦。

阿毛将我怀孕的事告诉了他姨，让他姨帮助想办法。他姨没生他的气，还打趣他，说，这证明我家阿毛没问题

嘛！他姨有个朋友在医院妇产科当大夫，打个电话，我和阿毛去了医院心里痒归痒，但是不敢「轻举妄动」，听人

说，人流手术后，必须要等下次例假来后才可过性生活。阿毛也急，没用！

过了不久，我的入学通知书就下来了，我心慕已久的那个大学艺术系声乐专业将我录取，我爸和我妈都特高兴。

我们一家四口（我的妹妹叫管晓玉）已经开始谋划我的未来。我爸说，将来学好了，就往北京发展，找个专业文艺

团体进去，当个歌星。我妈对此却持不同意见，说女孩子，还是有个安稳工作做比较好，不要太出人头地，她说她

在专业文艺团体已经干烦了，不能再让女儿走她的老路，如果我愿意，将来当个老师还是比较把稳。我妈是很护孩

子的那种家长，她主要还是不想让我离家太远。我们家里我妈说了算，属于那种一锤定音型的，听了我妈的话，我

爸不再吱声了。我妈对我妹妹说，晓玉，你要跟你姐姐学着点，你看她多有出息，大学都考上了，你要努力呀！我

妹妹的资质也不错，嗓子比我还好，在少年宫合唱团里是数一数二的。

我要跨进大学校门，对阿毛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他知道大学里诱惑多多，我能不能留在他身边，对他来说还是

未知数。他使劲讨好我，态度谦恭得像个仆人一样。其实，在我的内心里，对阿毛还是钟情的。因为我和他已经有

了那层关系，我已经是他的人，不论他地位高低，我都要一辈子跟着他。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随着时间推移，

我发现我的思想在改变，最终，我们经过多年苦恋，还是未能走到一起。此为后话。

阿毛的爸爸妈妈专门「召见」我一次，他爸说，你们很相爱，我和他妈都很支持，但你们还小，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事业上。他批评阿毛是个不争气的东西，连大学都没考上，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哪里会要你呀，等等。转过来，

他爸又说，已经在一个公司给阿毛找了个工作，先让他干一段，年底还是想让他当兵去，到部队锻炼锻炼，家里的

环境太优越，把孩子都惯坏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等等。

我入学不久，阿毛凭着他爸的关系就到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了，那家公司主要看着他爸的面子给他碗饭吃，他

的工作就是接接电话，看看报纸，而后就与那些狐朋狗友聊天、吃饭、打牌，真本事没学到多少，社会上的歪门邪

道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我刚走进一个新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格外吸引我，校园生活在我的面前展开一片新的天地。班里的学生来自全

国各地，能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本事都不可小看。我们每天上大课，上小课，学乐理，练发声，日子过得虽然

枯躁，但很充实。

学校与我家尽管同在一个市里，可我很少回家，大概每个月能回一次吧。与阿毛的会面也少了，一般我不去找

他，他是不会来找我的。

这年年底，阿毛又在他爸的「帮助」下参了军。临行前几天，我们一起见了面，吃饭时，他喝了点酒，两眼红

红的盯着我。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饭后，我们一起去了他姨家，在那里，我们又一次融为一体。阿毛使劲在我体

内抽动着，他射后，躺在我身边哭起来了。他说部队不比公司，管得严，今后要见面很不容易，要我时时想着他。

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抽咽着说，你放心，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谁都不能把我从你身边夺走。

阿毛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他说，我这一参军，你是我的未婚妻，就属于军用品了，别人不好随便动的。我说，

那你将来从部队回来后，我就成了军转民了。阿毛笑道，你是军地两用人才呀！

我们笑成一团。阿毛那话儿又硬了，翻身扑上来……

。化验结果出来后，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还是被那个结果吓着了，我真的怀孕了。大夫说，要做手术还得等

10天左右，到时候再来。还没出医院门，我就呜呜地哭起来。阿毛手足无措，想安慰我，又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急

得直跺脚。事后我想，其实这事也不能只怪阿毛，如果我一再坚持不让他碰，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可是，当

情欲来临的时候，岂是我和他所能控制得了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世间男女永远在演绎的没完没了

的活报剧。

流产手术前，我给父母编了个圈子，说原来班上的学生要组织到外面玩三天，妈妈给我收拾了外出的东西，一

再叮嘱我注意安全，就忙她的去了。手术后，我在阿毛他姨家里住了三天，他姨给我做的饭可口极了，我一时胃口

大开，吃得都找不到北了。这事你说怪不怪，肚里有那么个小东西，立马什么都吃不下了，那东西没了，吃啥都香。

一个星期过后，身体完全恢复。这时心里又痒痒的，又开始渴望男女之间那点事了！在新兵训练营，阿毛给我

寄来了他到部队后的第一封信。那封信很厚，信中，他倾诉对我的思念之情，回忆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的点点滴

滴。他的字虽然写得不好看，但在头脑发热的我看来，那就是一幅美好的图画，我一遍遍读它，看它，直到把信中

的话都快背下来了。那段时间，等待阿毛的信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生活委员从收发室把报纸拿回来后，我

总是在那一堆来信中看有没有阿毛的信，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我欣喜万分，如果没收到他的信，我的情绪会低落一

天。那时的电话联络远不如现在方便，鸿雁传书是最好的办法。

阿毛在我身边时，我虽然也很恋他，喜欢与他做爱，但也觉得无所谓，直到两人之间有了地理上的距离，我才

感到他绝不是我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人。我想他，想和他时时刻刻在一起，想让他亲吻我，进入我。在宿舍里，夜深

人静的时候，我又开始用手指解决自己的问题。

新兵训练营结束后，阿毛分配到离距我所在的地方300 公里以外的军营里。部队纪律严格，他又是个新兵蛋子，

想请假回来与我团聚的机会根本没有。那年「五一」节放假，我专门去部队看他。

从省城到阿毛所在的地方路不好走，长途汽车翻山越岭，走走停停，用了一整天，才走到阿毛的部队。去找阿

毛之前，我已经在信里告诉他，所以他非常期待。部队里有人探亲，是件令官兵们兴奋的事，一个漂亮姑娘来看他

的男朋友，更让官兵们兴奋莫名。一个当兵的听说我找阿毛，三步并作两步地向一个营房跑去，大声喊道：阿毛，

有人找你！

我差不多快不认识阿毛了，他黑了，瘦了，城市青年的嚣张劲头也收敛了许多。他咧开嘴，露出满口白牙，显

得很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阿毛？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我们两人之间有了距离。但这种距

离感，很快在我们对往事的回顾中缩短再缩短，直到为零。

部队里为我安排了一间客房。晚上，阿毛偷偷溜到我的房间里，尽情地在我身体发泄他长时间对我的思念。让

我奇怪的是，本来想着二人重逢后的做爱肯定很美好，但我却没有丝毫快感，甚至有些难受。

阿毛就像个贪吃的孩子，一次一次地要我，他说想我想得快疯了，如果我再不来，他就是被部队处分，也要回

去找我。我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我没有从性爱中得到快乐，可想到他需要，就一次次给他，迎合他。那天晚上阿毛

和我到底做了多少次，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过一会就要，一夜几乎没睡。

阿毛的排长听说我是在大学学音乐的，对我说，部队的文娱活动很少，大家都感到枯躁，正好我来了，晚上开

个晚会，一方面表示对我的欢迎，同时也向官兵们展露一下当代大学生的风采。我未加思索就答应了。

那年月还没有伴奏带，部队的几个文艺爱好者找来了二胡、笛子、小提琴等等部队能找到的简单乐器，把我要

唱的五首歌曲练了一遍，晚间就登台给官兵演出了。应当说，在大学将近一年的学习里，我的歌唱技巧进步神速，

在系里，我是数得上的好学生，在部队给这些官兵唱歌，那就更没问题了。我把准备好的五首歌唱完后，近百名官

兵齐声喝彩，还要我再唱。架不住大家的热情，我又连续唱了几首。

演唱时我看到，那些官兵看我的眼神都发直了。据阿毛事后说，那是他们军营最热闹的一个晚上。演唱结束后，

有几个大兵拿着本子，请我签名，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又不是歌星，签什么名，他们说，在我们心目中，你比

歌星还歌星，你就是飞进我们军营的百灵鸟，你以后要再来哟！

联欢会的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颇激动，丝毫没有睡意，与阿毛一次次地做爱，也许是心情好吧，竟然有了一丝

快感。

在阿毛的部队呆了两天，我要回学校了。阿毛的战友们依依不舍地送我。阿毛给班长请了假，说送我去镇上坐

长途汽车。在镇上，阿毛在一家小旅店里开了一个15块钱的房间，说是与我话别。进了房间，阿毛像世界末日来临

一般，急不可待地进入我的身体，他一边做，一边流泪，泪水洒在我的胸前。大学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是温馨的、美

好的。

在大学里，我目睹了无数男男女女的相互追逐，他们追逐爱情、追逐情欲的满足、追逐有形和无形的东西；男

同学追女同学、女同学追男同学、学生追老师、老师追学生，等等。在大学里上演的一场场男女追逐游戏中，我仅

仅是一名看客，并非是我对这样的游戏不动心，而是我分身乏术，无法加入到游戏中去。因为阿毛是我爱与性的全

部。

阿毛为了与我时常见面，通过他爸的关系，一连换了三个军营，最后这次离我最近，我要从学校去部队看他，

只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就够了。阿毛熟悉了部队生活后，慢慢变得油条起来，他要么向部队请探亲假，要么请病假，

总要想方设法回来与我相聚。回来后，他经常身着军装到学校来找我，来的次数多了，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名花有

主，而且主人在部队当兵，我这个「军用品」就没人敢碰了。

手中有些小权的阿毛他爸，已经在为我们将来的婚事做考虑。他在市中心准备了一套房，进行了简单装修，阿

毛回来就在那里住。当然，陪阿毛度过漫漫长夜的总少不了我。原来，我和阿毛经常在他与他父母合住的那套单元

房里做爱，一次，因为疏忽，让阿毛的妈发现了床上的精斑，他妈是过来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把阿毛毫不客气

地收拾了一顿。阿毛的父母知道我与阿毛已经到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程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由我们去了。

再说，一个大兵，能找到我这样的大学生女朋友，阿毛父母感到很满足甚至自豪。在那套属于我们的房子里，我经

常与阿毛做爱做得昏天黑天、飞砂走石。我在高潮中「死去」，又在短暂的缓歇后醒来，真可用死去活来作形容。

我们的革命军人阿毛，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我丰腴的肉体上不知疲倦地开垦着，时而气喘吁吁，

时而汗流浃背，他从不叫「苦」，从不喊「累」。他时常俯在我身上，像孩子撒娇般地说，我就喜欢你这身肉，我

已经离不开你这身肉了。他已经到了迷恋我的程度，我的生活里也不能缺少他。

革命军人阿毛越来越放肆，他告诉他爸要返回部队了，他爸将别人送他的那些名烟名酒装了一提包，让他打点

部队关系，以便早日「混」入党内，或者在他将来离开部队时，档案里多写些好话，阿毛却把这些东西都便宜卖给

小商店，拿这笔「资金」作为我们寻欢作乐的投入。他和我已经不敢在属于我们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万一他爸「查

房」，那将死得很惨，他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租了间房，晚上就让我过去，继续过我们的性福生活。革命军人阿毛

总是能够通过种种渠道搞来病假条，而后到部队请假再请假。

阿毛的上司都或多或少地从阿毛那里得到过好处，或者托阿毛的父亲办过事，对阿毛放得较松。这虽然非常不

利于革命军人阿毛的成长，但给阿毛找到性的快乐提供了便利条件。革命军人阿毛最过分的一次，是将病假条延续

了100 多天，这100 多天，每天都少不了我的陪伴。阿毛连续几个月不回家，他爸他妈还以为他在部队安心了，还

在心里嘴上直夸他们的儿子呢。哪晓得，阿毛白天就混迹于一群无所事事的老头中，听别人聊天，打扑克，下象棋，

打麻将，完全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家庭环境优越、从不缺钱的阿毛，就像呼保义宋江宋公明一样，仗义疏财，

将他随身携带的香烟发给与之从事娱乐活动的每个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和拥戴。如果哪天不来了，那些人还念叨

他呢。阿毛给我说这些时，我调侃他，你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呀！阿毛说，是啊，人民的子弟兵就要为人民做事。告

别白天，夜幕降临后，革命军人阿毛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期待我的到来，而后共赴巫山云雨……如果哪天不来

了，那些人还念叨他呢。阿毛给我说这些时，我调侃他，你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呀！阿毛说，是啊，人民的子弟兵就

要为人民做事。告别白天，夜幕降临后，革命军人阿毛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期待我的到来，而后共赴巫山云雨。

【完】